



阿毛中短篇小说选

女人像波浪

阿毛◎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阿毛中短篇小说选

女人像波浪

阿毛◎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人像波浪: 阿毛中短篇小说选 / 阿毛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702-0078-8

I. ①女… II. ①阿…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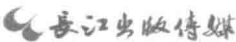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223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川 上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6 页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5 千字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女孩西里的懵懂岁月 / 3
- 请把口红吃掉 / 16
- 星星高高在上 / 26
- 走前唤醒我 / 44
- 途中的花事 / 55
- 一个穿着睡衣的神秘女人 / 75
- 伤花怒放 / 81
- 旧爱如诗 / 100
- 杯上的苹果 / 121
- 包厢里的两性 / 134
- 病 因 / 147
- 与刁鲮相遇 / 163
- 冬天的写真集 / 171
- 两个人的电话 / 185
- 玫瑰的歧义 / 195
- 凌晨两点回家 / 212

一只虾的爱情 / 220

非经典爱情 / 231

你把我灌醉 / 265

睡吧，眠眠 / 295

附：阿毛创作年表 / 339

跋 / 347

女孩西里的懵懂岁月

世界上没有像西里这样执着地仰望天空的女孩。

西里对一种梦境的执着守候感动了飞机场的管理人员。她终于被获准每个星期天在机场停机坪附近等候十六岁时在她梦中出现的那个人——一个身着白色飞行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他在一个明媚的春天，带走了孤独的女孩西里……

这一梦境劫持了少女西里所有沉默的时刻与喧嚣的青春。西里把这一位梦中的男子叫作白鸟。白鸟是乘着飞机降临到西里的青春岁月里来的。他来临的姿势是一种飞翔的姿势，就像鸟儿。而降临到西里身边最终落到心灵深处的那只鸟是白色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被西里称作白鸟。

1

被童年仰望的天空，除了小鸟就是飞机了。当轰轰的声音传来时，小孩子们无一例外地仰望着，直到那白色的小鸟似的东西消失在天边。而西里总是坚持到最后，直到飞机飞过后在天空留下的一道白色的云线也消散为止。西里想，如果能坐着飞机自由地飞翔，那该多好！

白岷好像看出了西里的心事：西里，我长大了去当飞行员，让你坐上我的飞机飞到天的那一边。

西里说：真的？你说话可要算数！

不骗你。现在让我来教你叠纸飞机。

白岷说完，就用白纸教西里叠飞机。西里与白岷童年头顶的天空，飞翔着大大小小的纸飞机。

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好像从小就知道男女有别。反正，小男孩不屑跟小女孩玩；而小丫头片子们也被迫不屑于跟小男孩们玩儿（即使想，但因担心男孩嫌弃、女伴们取笑而作罢）。而西里却不爱与艾艾等小女辈们玩，只爱与白岷玩。当其他的小小丫头们在一起跳绳、踢毽子、丢手巾时，西里却和白岷比纸飞机飞的高低。这时就有起哄的声音：

咳，咳……西里是白岷的小媳妇，白岷是西里的小丈夫！

西里收回仰望头顶飞翔的纸飞机的目光，发现她和白岷已被一群小女孩小男孩围成了两圈。西里的小脸蛋涨得通红。眼里涩涩的，鼻子酸酸的。眼看就要流泪了。

在小女孩的心中，小媳妇是上天对小女孩的一种惩罚。谁做小媳妇就意味着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磨难。有当地一则民谣为证：

做牛，做马，不做人家小媳妇！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年龄不满十二岁的小媳妇，成天起早摸黑地给公婆家干重活，还要服侍公公、婆婆与小丈夫。公婆的心非常狠，经常虐待小媳妇，后来竟用菜刀把小媳妇剁成肉块，用盐浸渍之后，放进腌菜坛里，再用稻草和上泥巴封住坛口。小媳妇就这样悲惨地死了。没过几天，腌菜坛里传出“苦啊，苦啊……”一阵阵揪心的叫声。公婆听出那是小媳妇的声音，以为报应到了，吓得茶饭不思，没几日就死了。公婆下殓的那一天，好奇的乡里人，打开坛口，想看个究竟。却只见从坛口飞出一只黄绒绒的小鸟，凄凄地叫了几声“苦啊，苦啊”，就飞走了。

每到夏天，水乡里到处都是“苦啊，苦啊”的叫声，乡里人称这种鸟叫“苦伢鸟”。说“苦伢鸟”是小媳妇冤魂变的。这故事是西里的奶奶讲给西里听的。

西里问：为什么公婆要杀死小媳妇呢？

奶奶说：因为公婆心狠。

西里又问：奶奶当过小媳妇吗？

奶奶说：奶奶嫁给你爷爷时，公婆早死了。

西里又问：那妈妈是不是小媳妇？

奶奶又说：现在是新中国。新中国已经没有小媳妇了。再说奶奶的心好。

西里又问道：那白岷的奶奶为什么总是打白岷的妈妈呢？

奶奶：那是因为白岷的妈妈好吃懒做。

哦……西里略有所悟。

奶奶和妈妈总是告诫西里：女儿家要勤快，不然做人家媳妇后会挨打的。

西里每每在家中想偷懒时，奶奶总是说：西里不勤快，我们把西里送给人家当小媳妇。

西里听到这里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奶奶连忙说：小西里，我逗你玩呢。奶奶不是告诉你，现在不会有小媳妇了吗？

西里想：我永远不要做人家的媳妇。但西里只要听到“小媳妇”三个字心中就微微颤抖。

她隐隐感到“小媳妇”就像人们所说的死亡那样可怕，那样黑暗而寒冷。现在，她与白岷玩纸飞机时，听到“小媳妇”几个字，西里痛心极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白岷倒是一副英雄气概的样子。他拉着西里的手，突围而去。

西里，别怕他们，有我呢！

西里仍然感到双腿发抖。

小男孩 小女孩

今天拉手一起玩

明天就会生小孩

身后又是一阵起哄。

西里鼓起劲，奋力地抽出白岷牵着的右手，飞快地跑回家中，扑在自己的小床上，痛哭起来。

奶奶走过来，慈爱地擦去西里的眼泪：西里，好孩子，怎么了？

西里哭着说：他们骂我是白岷的小媳妇。

奶奶告诉过你，不会再有小媳妇了。

过了一会，西里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事似的大哭起来。

孩子，又是怎么了？

西里抽抽噎噎地说：我……我要死……死了。会像艾艾的妈妈一样生……生孩子……死的。西里说这话时，一脸的恐惧与神秘。

奶奶：傻丫头，谁说你要生孩子了？

西里说：他们说今天拉手一起玩，明天就会生小孩。

奶奶：只有长大了做了人家的媳妇，才会生小孩。

西里一下子破涕为笑了。

西里相信，奶奶说的话决不会错。

从此，西里不再怕人家说她是“小媳妇”，也不怕人家说她“会生孩子”。这一年西里五岁。她拒绝与白岷一起玩，也拒绝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她经常一个人飞纸飞机，一个人玩儿。累了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地上，双手支着下巴，眼望远方。

一次次地等待轰轰的巨响从高空传下来。西里仰望天空，并不总能看见飞机，她看到的更多的是白色的鸟儿。如果是晚上传来轰轰的响声，那么她仰望天空就只能看到飞机红色的小光点，在星空下闪闪烁烁地移向远方。

2

每年春节过后的夜晚，西里总是听到隔壁家的猫“喵喵”地叫个不停，乍一听像是婴孩的哭声，细听才发觉那叫声凄凉中略带绝望。

西里问奶奶：那猫为什么一到晚上总是叫个不停？

奶奶说：那是猫在叫春。

西里又问：什么是叫春？

奶奶说：那是母猫在呼唤公猫。

西里又问：母猫为什么要呼唤公猫呢？

奶奶说：母猫怕鬼，需要公猫陪伴。

奶奶的神情庄严而神秘，使西里觉得母猫需要公猫陪伴是很神圣的事。

西里十二岁那年的春夜，对母猫的叫春有一种深深的怜悯。母猫凄厉的叫唤声通过西里的耳朵直抵肺腑，西里感到心中有一种轻微的疼痛，还有一种痒——像猫足落在她的胸口那样轻轻的痒。疼痛与痒之外，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折磨着她，使她难以入睡。十多天过去了，母猫的叫春已声嘶力竭，最后降成一种低低的哀鸣与无可奈何的呻吟。西里心中的疼痛更重了。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西里的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小乳房渐渐挺起来，乳头四周还有乳晕。胸部和双腿间的温度明显地高于身体其他部位，尤其是双腿间有时会有一种灼痛感。西里对自己的这些变化，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

不久后的一个暮春的午后，西里在油菜花丛中捉蝴蝶。她感到身下湿润润的一阵温热，同时闻到了一种淡淡的腥味。她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她想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后再察看。当她迈动步子时，感到双脚间擦得生疼。于是她隐在菜花丛中，松开长裤，再翻开短裤的裤裆。她发现短裤裆里有一块血迹。正在她纳闷时，她感到体内有一小股温热的东西朝下体的开口处涌出，她低头一看，是殷红的血。她害怕极了，一下子感到天昏地暗，仿佛就要死去一样。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游来游去。她突然想起有人对她讲过：蚂蟥钻进人肚里，会孕一肚子的小蚂蟥，它们会在肚子里游来游去地吸血，还会让人流血。她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系好裤子，小步跑回家中。

奶奶，奶奶我流血了，有蚂蟥爬到我的肚子里了。西里哭着说。

怎么会有蚂蟥？奶奶问。

我前几天在小水沟里玩水了。一定有蚂蟥钻进我肚里了。

让我看看你哪里流血了？

西里使劲地用双手揉着肚子，好像真有蚂蟥在她的肚里吸她的血似的。

奶奶撩起西里的衬衣，她什么也没发现。西里指了指流血的地方，又害羞又恼怒地说：在这呢！

奶奶看了看西里指的地方，笑着说：傻孩子，你长大了！

西里懵懵懂懂地问：长大了？为什么要流血？

奶奶说：每个小女孩长大发育后，都会有这么一天。以后每个月的这几天都会这样。这叫“月信”。别害怕，孩子，从此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经奶奶这么一说，西里顿时愁云消散，心中竟升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与自豪感。

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给你买卫生带和卫生纸，然后换内裤。西里坐在凳子上，满怀少女的羞怯与拥有幸福似的秘密，等待着奶奶回来。

没多久，奶奶回来了。她教西里把卫生纸折成长方形的一沓，装入一条红色的卫生带上，然后要西里脱掉裤子，教西里把卫生带放在两腿间，再把卫生带后端的两根布绳沿腰部绕到脐下的卫生带前端的布扣里，系紧，然后再穿上内裤与长裤。

睡觉前，奶奶又教西里换了卫生纸。

一个女孩的每个月中都有几天时间要这样的。临睡前奶奶对西里说。

西里突然想起几周前，在艾艾家屋后玩的时候，看到艾艾家的厕所有带血的卫生纸。她正想问艾艾，却见艾艾不声不响地用一根树枝把卫生纸捣进了粪坑里。西里今天才明白，那纸上的血原来是女孩的经血。

西里每个月来经时，都不好意思去小卖部买卫生纸。这件事全由奶奶揽下了。

西里的变化不只在身体方面，她比以前更加矜持与害羞了。西里走路时，脚步轻轻的，神情怯怯的，像一阵羞赧的风。

白岷与西里同年生，只是白岷大西里十个月。两家人相处很好。白岷的奶奶非常喜欢西里，想找媒婆到西里家说亲。因侧面打听西里的爸爸嫌白岷家成分不好，就没有正式提出此事。但有小道消息传到西里与白岷的耳朵里，使这两个本来比较坦然要好的孩子一下子心生隔膜。特别是西里一见到白岷就脸红。白岷开始倒是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仍然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照顾西里。同学中要有欺负西里的，白岷必然会挺身而出。这使同学们更加怀疑白岷与西里的关系非同一般，还很恶毒地散布一些流言蜚语。西里非常伤心。一次放学后，乘人不注意时，西里红着脸对白岷说，你别再关心我了，你的关心只会使我更孤立。白岷想了想，西里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两人渐渐地隔膜了，在放学的路上都尽量避免撞车。西里后来还转了班，这样她与白岷同级却不同班了。这是小学三至五年级的事情。可后来他们竟然考入了同一所重点中学，而且还同班。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似乎比以前更多了。尤其是周末，白岷回家必然要经过西里家门口。西里总是在窗口看见白岷，而白岷总是会在西里的窗口瞅上几眼。两个人好像揣着一个相同的秘密似的，都紧张得脸红，心跳也加快了。后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西里正在做作业，白岷来问西里，说自己忘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要西里告诉他。西里把书翻开，写了家庭作业的页码与题号，交给白岷。白岷悄声说：西里，队里今晚放电影《天仙配》，你去看吗？西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西里家离队部有两里路，不算近。晚上西里搀扶奶奶一起去看《天仙配》。在路上，西里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时走时停。奶奶不知道是谁，但西里知道。那晚西里看电影看得泪流满面的。回到家后，折腾了半夜都没有睡着，后来，她点了油灯，拿出稿纸，竟然写出了这样的几个字：

岷哥：我爱你。

写完这几个字，西里的脸羞得通红。好像这个秘密已经让人发现了似的。西里连忙把字条伸进油灯上烧了。

奶奶一觉醒来，发现西里还亮着油灯，便问：西里，你怎么还在看书啊？不早了，快睡吧。

好的，奶奶。西里赶紧熄了油灯，上床了。天将亮时，西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初二时，班主任是一位比较严厉的老师，在班规中明确规定：男女生一律不同桌。西里因为成绩特别好，被老师安排在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白岷的成绩也不错，但因为个高，被老师安排在第六排的中间。每每上课，西里总是感到背后有一双炽热的眼睛盯着自己。这种感觉使西里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听课。两个月不到，西里的成绩直线下滑。老师见自己的尖子生成绩下滑，非常心焦。于是找西里谈，找西里的家人谈，想查出西里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的原因。西里当然不会说。

初二的暑假，班主任规定全班补习二十天。西里与白岷都属住校生。每天都有可能撞个正着，但众目睽睽之下，难以开口。补习时间还有最后五天。那一天，西里突然在自己的书包里发现了一架纸飞机，起初她以为又是王刚写的情书，准备再次撕成碎片了事。西里正准备处理纸条时，突然觉得这架纸飞机很不一般，纸飞机不但硬挺、小巧，而且精致。她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哦，是白岷的，只有他叠的纸飞机才这么可爱。西里小心地拆开纸飞机，发现里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西里：

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后，我在河边等你。

白岷

西里看见字条，心跳加速，双颊通红，手还微微地发抖。她慌忙把它恢复成原来的形状，放入最贴心的口袋。

好容易挨到下晚自习，西里匆匆忙忙地收拾好东西，回到宿舍。她

正准备出去时，班上的其他女同学都回来了。

西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看你的神情好像是要去约会似的。一个快嘴的女同学说。

你……你瞎说。西里好像给人发现了秘密似的，神情更加紧张了。

跟你开玩笑的，看你紧张的！

西里这才放下心来。但西里终究没能到河边去。她无法在同伴的注视下一个人去赴一个男孩的约会。西里躺在床上想，反正补习只有五天时间了，补习完后再找机会跟白岷解释吧。

可谁知一连几天西里都没有看到白岷，也没听人说起白岷。西里也不敢随便打听。补习的最后一天，同学们都要回家了，大家高兴得像出笼的鸟，只有西里郁郁寡欢。在回家的路上，西里与李晓玲同了一段路。李晓玲说：白岷转学了，你知道吗？西里一下子感到胸口猛地被人撞了一下，有一种闷气的疼，好一会她才缓过气来说：谁……谁说的？李晓玲说：我是偶然从英语老师那里得知的。

回到家后，西里听家里人说：白岷全家都搬回邻县了。那儿是他们家族的根。

从此不再有白岷的任何消息。西里常常想起白岷来，觉得白岷像是她偶尔见到的一处海市蜃楼。现在已失去了沙漠与大海这样的背景，让她如何再见到他呢？西里冥冥之中觉得白岷在某处等她，可她却永远都见不到他，抓不到他的手了。西里就这样在内心怀着一道隐秘的伤口，度过了她中学的另外四年时光。在这四年时间里，她恢复和保持了自己在班上的尖子生地位。当班上纷纷曝出某某早恋的新闻时，西里好像没听见似的没有一点兴趣。班上的男生知道西里是个冷面人，不容易被打动，所以也只得暗暗地败下阵来。同学中悄悄传言：西里是一个冷面美人。更有刻薄的话说，西里是一个没有芳心的人。

西里不理睬这些。只有西里知道自己的芳心在哪。

十六岁的夏天，西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听见轰轰的巨响，震动了墙上的玻璃窗。她突然感到胸中一阵狂跳，双颊飞红，四肢被骤然变热的血流弄得有点紧张的疼痛——当然这种疼痛是轻微的带着快感的。她飞快地向响声传来的方向跑去。在她家的屋后，停了一架银色的飞机。一会儿后飞机上下来一位穿白色飞行服的英俊男子，微笑着走向西里，然后牵着她纤细的手，一起走进了那架飞机。

西里醒来后，努力根据梦中的情形，回忆那个穿白色飞行服的男子。她觉得那人似曾相识，后来这梦中的王子渐渐在她的想象中清晰起来，突然她发现梦中的那人很像白岷。

但是她无法知道白岷的任何消息。

两年后，西里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西里在家中清理行李时，在大衣柜里的大木箱中发现了一只小红木箱。西里为小红木箱那种古朴的红色所吸引，她好奇地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几十封粉红色的信笺。西里浏览了一下信面，不由得惊呆了。原来那些信是白岷从沈阳军区某部队写给自己的。

她把那些信拿回自己的小房间，一一看起来。

西里：

我们全家要搬到邻县伯父家去了，临走前想见你一面。可是那晚约你去河边，你没有去……

白岷

X月X日

西里——看下去：